

先父李采白及其诗作

李成谋

(一)

先父李采白，字同初，号望三堂。世居陕西省蒲城县苏坊乡后李村。生于一八七四年（清同治十三年），卒于一九四一年四月（民国三十年），享年六十八岁。年十七考取秀才，以酷爱古典文学，厌八股，淡科名。一九〇三年在富平县高等学堂执教三年，因眼疾归家。后在家设塾多年。入民国后，和靖国军人物多有结识。和于右任、刘守中、李元鼎皆友好。胡笠僧、岳西峰、张毅庵等对其极为尊重。

一九二五年秋出游洛、汴等地。翌年春赴北平，曾与于右任来往。后赴天津，为岳西峰家庭教师。在外二十一个月之后归家，自此隐居田园，以至终身。虽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八年任

陕西省政府参议，但仍是挂衔家居。

(二)

先父身材高大，脸形长方，直坐屹然，行走挺胸阔步，声如洪钟，吟诗声隔屋琅琅可听。年幼时，即酷爱屈骚，又习知等韵。喜作诗，十四岁有作成一囊。由于早期染有目疾，体质又比较衰弱，影响了写诗著书的宏愿。后来感时吟咏，随笔记于所看的书籍扉、后页中，过后不省。成谋于父逝世当年夏季，在万卷藏书中，搜辑抄写，始得以基本保存。

先父原承祖父余业，家计较裕，其后日渐中衰。晚年因购《四部备要》大为破产，弟媳大闹家务，不得已而兄弟分居。垂老，筑土窑一孔，图书四壁，室无长物。先父敝袍不耻，布衣疏食，日与诗书为友。

先父一生追求真理，其思想能与时俱进。壮，恶清室，绝意仕进，隐于乱世；中年后，痛

恨鄙弃旧军阀，多交往民主革命人士；老，痛恨国民党黑暗统治，向往中国共产党。平生喜交友，与本县白瑜、米晏洲、杨仲笏皆友善，和革命青年周至人、曹春生等成为忘年交，附近穷士宋芝生、韩星伯、陈迪民等成为莫逆。但对官府贪官污吏和垂眉折腰之辈恶而远之。为了授徒讲学，便在小园上房之左右筑书舍两座，供生徒学、宿。蒲、富两县学生甚多，高材生中有钱润民（曾为杨虎城讲师），乔澄侯（曾任淳化县长）。

先父性正直，好侠义。雅慕诸葛亮的为人，对马援《戒子书》赋诗不满。有：“英雄落笔几躊躇，可惜光芒尽敛除。等是将军知教子，一生崇拜武乡书。”（《读马援“戒子书”》）遇有穷人被冤，能挺身而出，排难解纷。以往穷弱平民遇有不平，多找先父排解。如苏坊乡联头齐某，横征暴敛，贪污横行。广大群众敢怒而不敢言，有人诉于先父。先父即同地方群众查出其贪污帐

款，使官府不得不置该齐于囹圄。族中有一鰥夫，被某霸其田，又加虐待，先父养鰥夫终身而不要其田园。由于嫉恶如仇，仗义勇为，结怨于邪恶势力，某土豪竟企图暗杀，但畏其声名，不敢直接下手，便唆使某人毒害（后某人表白于人，以先父不欺压人，于心不忍，终被某土豪杀而灭口）。因此，在民国十年左右战乱的年代，遂搬家避于道贤镇杨纪五所办富平东四团管辖境内，先后达五年之久（该团所辖范围平安，四周闻名）。

一九二六年，先父游历天津，蒙岳西峰邀请，任其家师。适逢富平美原马某在军从职而囊饱，想设法将私资带回家中，便托先父带之。先父始而坚辞，以后看到中华书局预约销售《四部备要》，为发展地方文化，机会难得，两相商定，以马八千多银元，预约《四部备要》十三部，商定回蒲后将书销售完后还钱。不料，先父归回时，偏逢陕西连遭荒旱，预约之书难以出

售。马某此时也解甲回家，不断差武弁来我家，限期逼债。先父四处乞售，煞费周折，气愤至极，如此四、五年中，先父日日处于马的逼债威胁之下。先父有诗云：“为善竟破产，图书高盈屋。备要十三部，九洲惟我独。兢兢虽自豪，不敌千钟谷。（《破产示诸生》）以后，在任陕西省府参议时，清结此债。

先父一生喜读《史记》，在邵力子主陕时，曾撰文申请印刷史汉合编文法读本。其书开头云：“自昔关中文物之盛，文周以来降及汉唐，文人学士，更仆莫罄，靖康而后文化遂南……”凡例详核呈于邵力子，转于省志馆。先父曾购抄写印模大簿二十余册，准备一应事项。后不知何故，石沉大海。

先父在土地革命时期，同情并支持革命活动。岳西峰被我党公审处决后，先父对岳不打日本而打内战之下场表示遗憾。中共地下党员周至仁被国民党逮捕省狱，先父于一九三一年秋末赴

省配合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设法营救。初因杨虎城，白心镜（杨的机要秘书）赴南京未回，先父、太母和我住于马坊门店中等待。约月余，杨虎城将军回陕。杨慕先父之为人，聘为省府参议，送津二百元，随请赴宴。从此始得与高等法院院长结识，并托白心镜、廉建伯、王菊人等为之活动，周至仁才得以无罪释放。我清楚记得周曾长发悴容来五味什字兴安客店看望过先父。

先父先娶畅氏，生义珍，继三。义珍早殇。后娶程氏，生咸及我。胞妹咸之婿仵道诚，又名午人，在延安参加革命，后被党派遣回蒲城搞地下工作，两家结为婚姻。一九三九年，午人二上延安。先父送别午人时曾口占一首云：“救亡人去话匆匆，好在深藏不语中。为国为民成逆子，何人知汝暗修功”。

先父品学兼优，望重名播。一九三六年，杨虎城偕孙蔚如曾看望先父于家居土窑中。我旁立侍茶，杨坐南窗下方桌东，语少。孙坐方桌西，

慷慨好谈。父坐于炕边。他们谈诗论政，颇为畅洽，特别欣赏先父“群英真一气，国运定长生”（《故园》）之诗句。迨抗日一起，先父赋诗更多，鼓吹爱国抗日救亡。与孙蔚如亦有唱和之作。杨虎城被陷害管押后，感伤多端，垂老弥甚。在抗日初，先父曾参加“蒲城老人抗敌协会”，为之奔走，募捐，支援抗日。

先父晚年，曾倡导兴街（苏坊镇）立学（苏坊完小）。先父为首倡之主，曹春生（先为联保主任，后为完小校长）和之，力破封建阻力，终将龙原乡附近神庙拆移建校，即现今之苏坊乡中。

“双十二”事变后，因杨虎城遭难，孙蔚如、邵力子去职，先父省府参议津贴被停发。在日寇侵逼黄河之时，先父累告我，日寇如来，绝不逃避，决心殉国。面对国家民族危急，而蒋帮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，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，虐待壮丁，农村破产，民不聊生的状况，先父唱

出：“悲歌一夕愁城窄”（《杞忧》）之苦调。加之因拆庙建校，得罪地方绅士李某等，因而忧愤成疾，郁郁而逝。

先父之新思想、侠义行为，在那样的社会，终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好多磨难。在当地支持正义进步，反对封建专横，与地方绅士李某不能两立。一九四五年，先父去世后，李某便诬赖先父曾借他书债，将家中《四部备要》让龙原乡联保公所勒逼要去。一九四七年，又暗使蒲城县长传讯于我，企图倾我家产。被我几经周旋，方躲过此祸。

先父的诗，曾由中华书局印其一小部分，即《望三堂七绝抄存》刊行于世，省志亦有选载。当时，“三白”（张东白、曹诗白、李采白）被誉为蒲城文化界的“三颗明星”。先父三十三岁时，为其师王桐轩所作墓志，曾轰动一时。又为蒲城贾曲米晏洲和蒲城北关杨仲笏写的墓志，亦受人称赞。先父暮年和其同学韩星伯，学生贺宗

可，苏坊完小校长张多三等来往交谈较多。国民党中委刘守中（富平人）平日崇拜先父，曾语父说：“你‘招’了学问太大的祸了”。父病危时，刘亲自探望，并派医生专程治疗。原审计部部长李元鼎和父成为知音，有诗切磋、唱和。先父去世，李亲拜灵堂，痛哭失声，并亲挽其墓门云：“儒林文苑相彪炳，漫水尧山共久长”。挽诗曰：“处世甘枯槁，为儒通古今。家贫书自富，身老病长侵。学派崇朝涸，文星入夜沉。本为乡国痛，已复叹知音。”周至仁，白瑜亦有挽诗，惜遗失忘记。

先父自幼好藏书，后得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一书，以此为系统，积书十余车。李某将《四部备要》全部勒夺，加之家兄出卖一部分，其余因沧桑多变，无处存放，渐至荡然无存。所剩一箱精装书籍，已由我在一九五八年时献于县文化馆。先父诗作遗存四百多首，我已从中选注二百六十多首，并为先父作了年谱，存于家中。

(三)

先父喜爱诗，因而人以“先生之于诗天性也”评之。先父不作无病之呻吟，以忧国忧民之主题始终贯穿于其诗中。当《马关条约》震动全民时，先父赋诗云：“朝谈瀛海暮谈兵，客泪年来酒一罍。话到马关人去后，忍将心迹比渊明。”

（《线润民福霖自都遣宋书陶集感赋》）以后，清室镇压戊戌变法，玩弄压垮义和团，先父在愤激之余，隐而不出，写出：“空传学士骑鲸去，不见将军射虎行。都是我家惆怅事，强臣谁谩勇谁平。”（《送李敬甫》）以及：“屠龙绝技原无用，射虎雄心亦不侯。多少壮怀归大梦，十年真自误清流。”（《清流》）等诗。弱冠后，患眼疾时，赋有：“痛痒关天下，终朝泪暗流。瓜分方醢祸，蒿日竟成愁。鬼域知谋拙，鲸鲵挟浪游。安危输大计，不忍视神州。”（《病目》）其爱国忧民，不甘隐居之心，可见一斑。在八国

联军入侵事件上，先父赋诗更多：“隐身容易隐心难，铁血声中白帝还。绿气不怜团军惨，汉家烽火照骊山。”（《隐身》）给渭南知县张育生有：“渭水东流是寸心，鲸鲵搏浪海氛深。焚香定堕忧天泪，拔剑空为斫地吟。名士自来如画，健儿何事竟成擒。山河破碎民憔悴，怅望神州泪满襟。”（《呈张育生明府》）对健儿（义和团）被镇压深表愤慨。游历京津时，赋诗：

“白头一老泪沾裳，只恐黄村祸更长。多少倾城狂士女，犹存余兴赏丁香。”（《报端载“犹存余兴赏丁香”之句为足成之》）此黄村盖指八国联军永占驻兵之地。入民国后，军阀混战，先父愤世嫉俗，作诗较多，其中有：“军阀方混战，列帝又纵横。历历曾经眼，纷纷各任情。瓜分成共管，虎踞正争雄。太息天下事，何年见太平。”（《酒后放歌》）蒋介石叛变革命，掀起反共围剿，先父有诗云：“一稔一荒旱，迢迢十八春。可怜天下事，犹谤救亡人。龙战冤相结，鹰搔怒

未伸。‘先安’真梦幻，消受在平民。”在内战日甚，日寇侵占东北后，先父忧心更切，频见于诗。其代表作有：“鹬蚌相持，渔人得利。思之思之，今之情势。抗日宣言，赤忠在口。兄弟阋墙，外御其侮。何苦力竭声嘶十年自残杀。行看身后螳螂窃窃来撻伐。胡不同心协力穷道上马披甲。”（《时事有感》）“赤地悲千里，专门访故人。乍观新治化，仍见旧丰神。暴日侵吾土，旻天吊此辰。酒兰灯炷后，东望一沾襟。”

（《赠件墉》）其中新治化乃指杨虎城主陕政绩。及至芦沟桥事变后，先父更大声疾呼，宣传抗日。代表作有：“必亡谬论且闭唇，巍巍神州岂陆沉。民心不死终多助，战胜农村大有人。”

（《抗日杂咏》）在孙蔚如率部到中条山一带抗日时，先父和孙蔚如诗云：“神州春早见祥氛，指日平戎对落曛。一自健儿来晋豫，遂教残虏隔河汾。传餐北将驰风马，反战东人哭塞云。大好河山今宛在，燕然山上看铭勋。”其二：“不须

龟策问灵氛，强虏今成竹上矚。春水楼船龙战野，秋风笳鼓雁来汾。济南碧血留青史，湘北红旗耀紫云。爱国‘罪言’应再见，人间还有杜司勋。”（《和孙蔚如抗日诗》）湘北红旗之句，是他决心向往共产党的心声。在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时，先父赠其诗云：“两军相敌哀者胜，三甲五丁拖一命。华北华南声浪高，对外一心思破梦。已夺黑江去，又欲青岛来。眼中云梦吞八九，曲曲三岛真雄哉。我同胞，思一战，众志成城，赴国难。群英真一气，国运定长生。得已不已凶且横，天骄今日命将倾。忧惧治军思孔老，更从孙武一谈兵。”（《与孙蔚如谈兵》）台儿庄击寇胜利有：“竞喜台庄胜，骄心不敢生。难氓愈百万，胡骑尚纵横。此虏无名义，吾侪是应兵。红炉看点雪，融化欲何成。”（《听抗日演讲有感》）至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二次反共高潮时，先父忧愁万分，赋诗有：“谦能行师豫建侯，安用吾侪怀杞忧。边和边闹看沐猴，倏啼倏

笑隔黄流。人侮自侮不暇责，闷来东海询归客。
东方欲明未见白，悲歌一夕愁城窄。”（《杞忧》）在抗日战争时，看到国民党军政人员摧残壮丁，先父赋诗苦悼壮丁，诗有：“烽火连天日，国殇亦壮哉。奈教寒饿死，未见啖铅来。虐尔由贫伎？生民此可哀。脊残无碧血，灵路野花开。”（《哭某壮丁墓》）直至一九四一年春，先父患病不起，清醒时还口云绝命诗：“雁亦知难去，宁为避地谋。日寇犹未灭，含恨足千秋。”（《病中闻雁》）综上，此等忧国爱民愤敌之情显而易见。

先父于古典文学，自幼酷爱，终生沉浸在古典诗文之中。先父与诗，除博诵名家，行止坐卧不离外，对诗法亦苦心钻研，颇有心得。民国省志上载其代表作有：“平生宗法五君贤，长爪郎君绝可怜。一样千秋尊李杜，玉溪而外又樊川。”

（《宗法》）先父论诗法有：“辞偏奥峭歌非易，语过幽新解更难。秋水芙蓉照初日，苦吟谁

倚此栏杆。”（《苦吟》）笔法清新，流畅，圆熟，稳贴。先父诗顺口悦耳，易懂，易记。常告余云：“读诗，必取法乎上，若取法乎中，斯为下矣。”“对诗经，楚辞，李，杜等名家诗，尤宜多读多记，此词章家无尽的宝藏”。

（四）

先父热爱古典诗文，却不复古，以新的见解研究古典著作。正如他诗中所云：“无新不赞成，怀旧惟一得。”（《客有谈乡校利弊者诗以记之》）。李元鼎谓其：“为儒通古今，”“儒林文苑相彪炳。”作了较适当的评价。先父对上自《尚书》，下至现代之诗文词赋皆有精选，对鼓词戏剧亦甚爱好。对《楚辞》，《庄子》，《孟子》也有选录，其中对《孟子》还有选评，可惜遗失。对二十四史经常阅览，其读史有感云：“舌锋回获笔锋园，一点丹心信史难。是幻是真聊一盼，蜃楼高耸碧云端。”（《信史》）谈

《史记》赋诗有：“猎艳勋香处，秦人更楚人。阿谁先俎豆，班马故园春。”（《班马》）对张载，王船山推崇备至，常爱诵张载《西铭》及其语录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赋诗有：“鹈鴂声声百草黄，白头无语立斜阳。痴情欲补桑榆景，还向船山一瓣香。”（《鹈鴂》）先父在富平县南湖学校曾晤康有为，康曾为父写一对联：“结念同霄汉，委怀在琴书。”可惜也已遗失。父赠康诗云：“平生低首大同书，见说灵光乍睹余。滚滚潮流流不住，问公何事自欷歔。”（《富平南湖学校晤康南海先生》）一九三五年曾赋诗云：

“缅想五千载，幸福宁重回。禅让公天下，中邦再起衰。行星即天上，何必羨蓬莱。”（《步陆放翁早起原韵》）盼望实现公天下。先父曾闲谈时愤议道：“你们（指国民党）把北方让给共产党，南北比赛，看谁搞的好。”午人二上延安后，先父常语及：“渠当开国元臣去了。”在冯

（玉祥），胡（景翼）反旧军阀，组成国民军。当革命高潮漫延北方之际，先父在北平赠于右任诗云：“菊儿门巷郁金堂，伟鬣飘萧晤季良。过眼烟云双阙下，惊心风雨二陵旁。三秦故吏怀同志，一卷新诗发异香。莫向东京寻旧梦，梦华闲录不能长。”（《赠于右任》）诗中惊心指岳西峰与旧军阀交战于河南西部，并指出旧势力不会长久，遗志不必怀念清王朝。在岳西峰全军失败后赋诗：“二十万人悲解瓦，三千里路叹流萍。淳于璧马寻常事，说到韩非不忍听。”（《韩非》）先父在京津时，苦觅作壖未见，赋诗有：“六宫开放几回游，又向津门访胜流。新恸剧怜林白水，（白水以直贾祸）故交难觅作沧州。（作壖曾为沧州牧，人称作沧州）山川行曲迷黄鹤，身世浮沉笑白鸥。他日再来崇效寺，牡丹花畔定勾留。”（《津门》）先父赴洛、汴、京、津等地时，当局曾聘以县长辞而不就，赋诗曰：“龙亭湖畔二公祠，祠内图书任我披。何故不翻

循吏传，要它文化普多时。”（《远游》）

先父去世时，余幼未能主持丧葬。及门诸生，集资营葬于本村城西，砖箍墓洞墓门，衣衾棺木优厚。苏坊完小师生来家吊唁，友朋学生来唁的四方云集，颇为哀荣。一介寒儒，葬礼之盛，较为丰厚，实由春风桃李次第开。

一九八六年八月